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馮堪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士虞禮第十四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賈疏經及記皆云廟而此云殯宮者廟即殯宮也士喪禮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喪服小記注云虞以寢祔於祖廟是也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十四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喪始虞之

禮

士虞禮

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益未葬時設奠以依之不立尸非朔日薦新無黍稷

以其體魄在殯未遠以神道事之也既葬而返則以

安其神靈為亟而後此之春露秋霜自是始矣故祭

吉禮也虞則祭而未吉以其前因乎喪而後漸趨於

吉也

特豕饋食 饋巨位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饋猶歸也　敖氏繼公曰祭而用黍稷馮曰饋食猶言饋之以食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曰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生死皆言饋又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以此而言獻雖主於尊其云饋者上下通稱故祭祀於神而亦曰饋也　李氏如圭曰虞喪祭也大

夫士之祭曰饋食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同牲

案饋食士大夫吉祭之名如下特牲少牢二篇是也以虞易奠為自凶即吉之始故放饋食之禮行之未葬殷奠用特豚豚解而已遣奠用羊豕亦豚解而已此云特豕者見此豕之為體解而異於奠也不云特牲者吉祭曰特牲宜辟之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

虞牲可見其接時而為之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謂吉祭也鬯人廟用脩鄭氏以為三年喪畢之吉祭自饋食始不用祼鬯則天子諸侯之虞亦用饋食禮可知

存疑賈氏公彥曰左傳卜日曰牲虞無卜日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以上亦當然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亨音烹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亨亨一胖也賈疏吉禮全左右胖皆亨不云側此

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以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之俎故惟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賈疏吉禮爨鑊皆在門東此門外之右是門西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賈疏檀弓文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賈疏廟與寢別既葬迎魂而返神還在寢故以寢為廟虞於中祭之也　敖氏繼公曰東面謂亨者也爨亦存焉此亨于門外之西變於吉祭且別於奠也

魚腊爨亞之北上爨措玩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爨竈　賈氏公彥曰上豕爨在門

右東面此魚腊各别鑊言北上則次在豕爨之南

敖氏繼公曰於特豕云亨云東面魚腊云爨云北上文互見也

案門外之右右塾之西南也北上者豕爨在北魚爨腊爨以次而南其職爨者雍正雍人亦士之私臣與

饎爨在東壁西面饎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賈疏周官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齊盛即黍稷也特牲記饎

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南北直屋梠稷在南彼云屋梠此云屋宇一也小斂大歛未有黍稷朔月薦新始有黍稷仍未有爨至此乃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

敖氏繼公曰為食曰饎饎爨在東壁變於吉也其爨亦北上爨在堂下乃云東壁者見其近於壁也壁爨之間當容人此南北之節亦當南齊坫特牲曰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李氏如圭曰黍爨為上上爨與堂檐齊

案饎當亦宗婦為之主人視虞牲則主婦亦視饎爨與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賈疏吉時設洗皆當東榮　敖氏繼公曰此設洗在西亦以主人位于西階上故也凡設洗水在外篚在内不别於東西也此篚亦南順而實爵焉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户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冪迷繹反枋柄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賈疏吉禮玄酒

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故云上醴也　敖氏繼公曰祭而尊於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異於吉也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甒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吉凶同士吉祭冪用綌此喪祭乃用絺其義未聞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斂奠時已有席至虞乃有几若天子諸侯始死即几筵具　敖氏繼公曰虞乃用几

辟尊者之禮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喪事設葦席右素
几謂奠時也是天子之禮未虞以前已用几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有几始鬼神也
案士禮畢約故奠不設几至祭則几筵不可不具非
以有几為鬼神之始也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子於反後同刌七本反
長直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苴猶藉也賈疏易曰藉用白茅所以藉祭也

敖氏繼公曰云葅者亦以其用名之

餕兩豆葅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葅右取醢便其設之 賈疏尸在奥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葅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餕之葅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葅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葅右醢便也 鉶菜羹也 賈疏此對泰是湆羹 亞次也 賈氏公彥曰此餕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一鉶亞之者葅以東也 敖氏繼公曰鉶不言豕可知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醢在西東上也東上者變於堂下之敦位也鉶亞於醢又在其西

案陳豆之法菹在醢上故敖云東上而以亞之者為亞於醢然經取節於西楹則如注疏所云東陳者似得其正也下節放此菹右醢左陳於神前則然耳初饌時或不拘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

賈疏尸前正豆不名為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後乃薦豆故言從其四籩則二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是從也　北上菹與棗　賈疏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亞之下而別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為次宜於鉶東北以北為上鄉南陳之此其次在鉶以東去極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鉶以東也據此陳之次則東北菹為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云北上菹與棗也　不東陳　別於正　賈疏二豆與鉶在獻尸前為正此皆在獻後為非正故東北別也　敖氏繼公曰此豆籩云從獻者以其先獻而後薦也兩豆亞之菹在鉶西醢在菹南也四籩亞之於醢之南一一為列也北上者南陳不東上西陳者別於正

案注云東陳者謂兩豆菹醢自西而東敖則以為西陳而東上也亞者各繼所陳二說東西從此判矣以楹為主注說可從

餴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萑席敦音對藉集夜反注古文藉為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藉猶薦也　敖氏繼公曰藉敦未必有席席字盖因上文而衍也特牲禮藉用萑

案敦設于堂下亦喪祭異也特牲敦設于西堂以主婦設之故也吉祭藉不以席則虞不用席可知尸用

葦席而顧以之藉敦乎且堂下無設席之法也用萑用葦吉凶之等也敖説得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先陳席乃陳黍稷于上是所陳席藉薦黍稷也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匜音移錯七故反下並同簞音丹

正義鄭氏康成曰流匜吐水口也　敖氏繼公曰匜水匜中有水也所以沃盥自設洗至此其陳設之位

與特牲異者皆為變於吉　李氏如圭曰為尸設盥也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扃居螢反鼏迷𥳑反注今文扃為鉉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之右門西也　敖氏繼公曰門外之右西方當塾少南也記曰皆設扃鼏陳之此亦先設鼏乃設扃而云扃鼏文順耳陳鼎於西與亨於西之意同　賈氏公彦曰扃雖先云設其設在後

案士喪禮小斂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加扃則扃在鼏上故先抽扃後去鼏則鼏先設可知扃鼏雖在三鼎之下總言其實陳一鼎訖即設之案下記皆設扃鼏注云嫌既陳乃設扃鼏是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鼎門外北面北上與士昏及特牲禮同惟陳於門外之右異耳

案陳鼎蓋各當其鑊之東以少牢陳鼎在鑊之西反

觀之可知也云設扃鼏則牲物已孰而升於鼎矣

七俎在西塾之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　敖氏繼公曰七亦在俎上

案西塾之西蓋當爨北與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正義敖氏繼公曰燔炙肉也言羞燔見其非正俎也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七

湇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此俎在埶上執時則升取之如取物於堂然不言肝俎肝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取之也

案俎有上下端曰南順則自北而南上端在北羞者北面執之以上端鄉外而下端自鄉也若南面則疑於背神矣敖説與鄭相左敖得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

在燔東

存異敖氏繼公曰西塾之階在塾西

案門與塾雖視庭差高然不甚逺大抵一舉足可陟耳凡出入於門及由塾者皆無升降之文士喪下篇柩車出入經亦無異則塾無階明矣若左右有階是門與塾多至六階也殆不然

右陳饌具

主人及凡弟如葬服賔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

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内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服者士喪下篇云丈夫髽散帶垂也賈疏自葬日至三虞皆同及卒哭之後乃變麻服葛也　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賈疏以虞為喪祭主人未執事故賓客來執事也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　敖氏繼公曰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男服疑衰素冠麻絰帶也如朝夕臨位主人及兄弟在東方賓執事者在西方也婦人及内兄弟其服亦如

葬服其位亦如臨位婦人葬服經無所見葢與既殯

之服同

案朝夕哭之位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

在其南南上賔繼之北上則賔亦在東方矣此位如

之而敖云賔執事在西方者彼賔乃卿大夫與此賔

異此賔執事者則朝夕哭門外之位在西方東面北

上者是也朝夕哭有諸公卿大夫及他國之異爵者

虞皆無之經言如不盡如如其見在者耳婦人位在

阼階上南上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免音問澡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賈疏喪服小記緦麻小功虞卒哭則免祝是執事無免法而與緦麻以上同免嫌其太重故云祭祀之禮祝所親可以免也　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右几於席近南也　敖氏繼公曰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其服但當弔服加麻以其接神也則宜少

異故免而葛絰帶焉其免也若過於重其葛也若過於輕輕重相準則與其本服亦不甚相遠也此服亦當事則然既事則已宗人亦公有司也南上明其與賓不相統葛絰帶云澡則有不澡者矣右几神席南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

案鄭氏謂士無臣故以其所自辟除者為屬官而云

為其長弔服加麻也然據喪服及特牲則士有臣臣則不當為此服詳見喪服

右門外位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臨朝夕哭賈疏朝夕哭時門外拜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也

敖氏繼公曰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事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

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喪下篇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畢於朝夕　敖氏繼公曰反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之本非正位自始虞至卒哭其位皆如之者蓋因此以别於既祔以後吉祭之位也此正與婦人於既小斂有阼階上之位者其意相類賓即位于西方朝夕反哭同也是時賓皆為執事而來無異爵者焉惟士而已

案賓長三獻者也次賓則亞獻三獻時羞燔者也其餘衆賓則舉鼎設薦俎諸事各分執之不足則輕服兄弟與焉雜記云朋友虞祔而退

祝入門左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賈疏執事即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者　敖氏繼公曰門内之西祝之位也特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

案虞不見私臣之位則亦當序於賓之下矣不在門

内之東北面者以阼階上無丈夫故空其東與

宗人西階前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詔主人及賓之事賈疏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戸外北面　敖氏繼公曰宗人即立于此者以主人已在階上故也

案宗人亦公有司不與祝同位于門西北面者以主人在堂欲近之而詔其禮也

右門内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　李氏如圭曰苴東縮順神東面也止哭為將祭也　敖氏繼公曰東縮上西也止哭為祭事至祝洗觶升則執之以入俟時而酌亦異於吉也

案苴曰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鄉東凡陳設及羞者蓋皆放此意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

通論敖氏繼公曰凡喪祭之始及無尸者之祭主人皆先祝而入室祝從故入即西面亦皆異於吉祝在左之義見聘禮

贊薦菹醢醢在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賈疏特牲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決之　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賈疏曾子問文承朋友奠下故引之既取大功以下則齊斬不執事可知　賈氏公彥曰齊斬不執事惟為此時至於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　敖氏繼公曰醢在北豆南上也席南上而豆如之神饌之

異者也主婦不設豆與敦未敢同於吉也
案主婦不設豆與敦固是變於吉亦以主婦容是主
人之母則是以母而助子祭嫌焉故辟之也洎主婦
亞獻而兩籩仍自薦之足以見之矣賈疏雖陰厭亦
主婦薦蓋言主婦於祔祭時乃薦耳或亦未必然曾
子問宗子之殤祭於室之奥謂之陰厭祔祭者不必
皆宗子之殤則不得因此疏疑本經虞祭有陰厭也
陰陽厭之說詳見後

通論李氏如圭曰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祭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衰者執事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舉鼎也長在左西方位也敖氏繼公

曰謂鼎設于西方者之位如此明其與設于東方者相反也　凡事宗人詔之　教氏繼公曰此云長在左下云佐食及右人載是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故耳鼏在門外北面則舉時長者在西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載于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

敖氏繼公曰設鼏南北節當南於洗東東面亦順主

人之面位也此執匕俎者亦三人各兼執匕俎也從設從鼏入而各設於其鼏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匕西枋也左人亦抽扃予左手取鼏委於鼏北加扃乃執匕而匕惟言抽扃鼏匕省文耳

案特牲鼎設于阼階南則西面此設于西階前則東面盖在東則西面在西則東面鄉背之法宜然也其在門外之爨亦同

卒枇者逆退復位 枇七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賓位也

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注今文無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實尊黍也賈疏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　敖氏繼公曰俎南豕魚二俎之南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經言敦注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簋

案敦簋之別疏據明堂位而云然其實二名相通可

以互稱不必同姓之士乃用簋也

設一鉶于豆南

正義敖氏繼公曰設一鉶貶於吉

佐食出立于戶西 注今文無于戶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饌已也 賈氏公彦曰佐食出者無事不可以空立 敖氏繼公曰既設俎則出而立于此矣後言之亦終上事乃及之也

案佐食之立南面戶西堂上尊者之位佐食乃立于

此者有事於室則此為閒處不嫌也

贊者徹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于門外　敖氏繼公曰以公食禮士喪禮參攷之則此徹鼏亦當與設俎相屬為之言於此者與上文之意同贊者賓執事者也

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會如字注今文啟為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户

西　賈氏公彦曰特牲少牢直言酌奠不言所酌者以彼直有酒故不言酒是酒可知此酒醴兩有所奠者醴故須言醴也彼單酒此兩有者以小斂大斂朔月遷祖祖奠大遣奠等皆酒醴並有故虞亦兩有異於吉祭也　敖氏繼公曰祝既酌醴南面命佐食遂於此俟之

案祝由主人之後至北墉下直醴甒北鄉取勺去冪酌醴於觶仍冪之加勺乃右旋南面右執觶立於尸

左命佐食佐食啓會訖乃奠之特牲少牢酌奠畢乃命佐食亦吉凶異也

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位復主人之左賈疏上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

敖氏繼公曰此酌醴用觶别於酳獻也先啓會乃奠亦異於吉主人此拜為食具也

案自食具而後主人再拜稽首者三祭於神當以吉拜將之也至賓出而主人拜送則稽顙祭畢仍以喪

拜拜賓也

右設饌

祝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告神饗也　敖氏繼公曰饗辭

即記所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者也

案此饗特牲少牢皆無之故或以為無辭然記明言

饗辭不可易也注疏以祝辭當之似非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

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鉤袒如今擐衣也賈疏若漢時人擐衣以露臂

敖氏繼公曰祭為神祭食也鉤袒蓋外卷其袂以出臂也為神祭當與尸異處故祭于席為其汚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膉上神祭用膚亦别於尸也祝取奠觶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

者三祭而不盡其醴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於故處主人拜為饗也既祭乃拜者以此饗禮成於祭也於此而饗且為之祭皆異於吉

存疑鄭氏康成曰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賈疏上文祝取苴降洗設于几東至此祭于苴乃延尸是孝子於迎尸之前用苴明是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以此定之也

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賈疏舊解有云苴似重為主道若然則特牲少牢吉祭亦當有主象亦宜設苴而無之是苴為藉祭非主道可知

案謂苴為主道者固非然以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仍未見其異於主道之説也吉祭無苴虞有苴以吉祭不為神祭而虞則為神祭也敖氏之論析矣春官司巫祭祀共蒩館豈彼為菆而祭故亦同於喪祭與

存異張子曰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已作主則否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下祝劉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敖氏繼公曰祝祝之辭則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者也如初亦再拜稽首也祝饗與祝皆在其位

案注言釋孝子祭辭而不言何辭敖氏據記文以實之是也先饗後祝則先略後詳禮亦宜之復位謂主人復西序東面之位以事神禮畢迎尸未至故也

右饗神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衰七回反奉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賈疏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禮又衰絰非疏遠故知是主人兄弟也　檀弓曰既封而祝宿虞尸賈疏引此以證虞祭有尸之事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饗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

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敖氏繼公曰云衰經明其為主人兄弟且不易服也祝出迎尸而主人不降亦變於吉

案吉祭有肵俎主人之所親設也虞未可以吉故不用肵俎以萉代之而次於主人者奉以從尸亦放吉祭為之而又以别於吉也如主人無親昆弟則以子若昆弟之子為之又無則大功以下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賈疏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凡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見尸有先後故踊有先後

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賈疏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立于阼階東敬尸也故此不降為主哀

敖氏繼公曰此婦人踊惟繼丈夫之後不以尸行為節

淳尸盥宗人授巾淳章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賈疏上文賓與宗人皆在執事中既宗人授巾明沃盥者賓執事也

敖氏繼公曰亦於

入門左之位為之

案上云匜水錯于槃中在西階之南尸入門先西行折而北行當西階北面盥宗人取巾於執巾者而授之既則宗人受之面位見記

尸及階祝延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進也告之以升 賈疏特牲注云在後詔侑曰延又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以此言之降則在尸前也故禮器云詔侑無方

敖氏繼公曰覲禮云擯者延

之曰升

案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賈疏上無宗人詔踊之事以此云如初明前踊并明下文踊皆宗人詔之故注云凡也　敖氏繼公曰如初如其丈夫先婦人後也下文放此

存疑敖氏繼公曰至是乃云宗人詔踊明尸入門而踊者非宗人詔之也

案宗人非一俱在西階前北面尸入門時一宗人詔踊又一宗人授巾其詔踊者立如故也踊三者三宗人自皆詔之經文前後互見者多有敖說似泥

尸入户踊如初哭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止尊尸也　敖氏繼公曰將有事也

婦人入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祭禮婦人當在房中前此在堂者

以其有尸入之哭也哭止入于房及尸謖則又復位而哭也

右尸入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吐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妥安坐也　賈疏爾雅云妥安坐也尸即至尊之坐或不自安則以拜安之　敖氏繼公曰此皆變於其吉祭也士之吉祭尸既坐主人乃拜妥尸祝不拜

案尸入室即坐而卒祭周人之禮也主人拜以妥之

若惟恐其不妥者然非必尸有不安之意待拜而後安也記云尸坐不說屨祭事嚴也

從者錯簞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從才用反下從者並同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簞象特牲肵俎以擬盛尸之餕

鄭氏康成曰北席北也　敖氏繼公曰立俟其祭之畢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擩如員反又如悅反一作抰

正義敖氏繼公曰右手取奠于左手執之為右手將

有事也下祭之類此者皆于豆閒特於是見之耳

祝命佐食墮祭墮呼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官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賈疏凡祭皆手舉之鄉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藏其墮春官守祧職文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賈疏二字皆非墮下之義齊魯之閒謂祭為墮

案敖氏以墮為綏綏為授字之誤蓋未必然說見特牲禮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

尸嘗醴奠之下祝之又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迎尸後祝辭即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注云饗辭勸强尸之辭也　鄭氏康成曰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敖氏繼公曰此拜為祝祝也故尸不答拜凡祝祝之辭皆告於神者嘗醴奠之復於故處嘗與啐之異同未聞

案疏祝尸之辭即饗神之辭也經一饗二祝皆當有

辭而記惟有二意者取饗神之辭而再釋於尸與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嚌才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將有事也賈疏下文祭鉶嘗鉶是也　敖氏繼公曰於此舉之明其不在舉數中也下篇意亦類此

案禮成於三故牲體三舉下文幹胳肩是也脊與肺同舉而在邇敦之前故不在舉數此舉肺當兩手絕之以祭尸不爾者佐食絕之以授尸故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特牲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彼舉肺脊在爾敦後此舉肺脊在爾敦前者彼吉祭吉凶相變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賈疏特牲尸實舉於菹豆

祝命佐食爾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近也　敖氏繼公曰士之吉祭並爾黍稷此亦其異者

案黍稷並設之敦必偶也側遍之喪食略也

尸祭鉶嘗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賈疏引此者證嘗鉶時亦用柶下記云鉶芼用苦若薇夏用葵冬用荁有柶是也

案虞祭用特豕則祭鉶嘗鉶有豕鉶無羊鉶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湆去及反胾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

賈氏公彦曰前云祝奠觶于鉶南此又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湇未設故觶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南觶北留空處以待泰羹湇也胾設于左正豆之北也　敖氏繼公曰泰羹豕肉之汁也設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别於吉祭也左醢北也庶羞惟用胾亦變於吉案菜羹鉶之正泰羹其加也菹醢二豆豆之正胾四豆其加也有正有加祭禮也泰羹湇自門入爨在門外新自爨來欲其熱也内則云羹齊視夏時設於左

不言所上四豆一物也

尸飯播餘于篚飯父返反下同注古文播為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賈疏曲禮云毋摶飯又云飯黍毋以箸故知古者飯用手也　敖氏繼公曰於尸之初飯即言播餘是每飯皆然也惟飯而已不食舉未忍同於吉也雖不食舉猶左執之

案飯謂食一口也少牢注云小數曰飯少儀小飯而亟之雖童子之禮蓋成人皆然每飯皆小防噎也取

諸敦者差多入於口者差少則每飯皆有餘矣不可反於敦又不可棄於席故播于篚以篚本以盛餘饌者也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幹長脅也　敖氏繼公曰尸既嚌而佐食受之實于篚舉幹不云授尸省文亦以尸受見之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飯閒啗肉安食氣

案經無食舉之文凡佐食所舉者尸特嚌之而已未嘗食之也注謂啗肉非也曾是喪祭而尸啗肉乎

又三飯舉胳祭如初胳音格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言佐食又不言尸受文又省初謂振祭嚌之下放此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賈疏佐食舉魚腊不云尸受明尸不受魚腊也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魚腊實于篚尸不嚌故云喪不備味也

敖氏繼公曰魚腊一魚及腊胳也於前後二舉不舉魚腊此節舉之又不以授尸以其不在三舉之數故略之亦喪祭異也必於此節舉之者所以見前後宜舉而不舉之意也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舉肩者貴要成也賈疏祭統云周人貴肩

通論敖氏繼公曰此三舉牲之體骨始於脅終於肩先賤而後貴也於前後體惟以肩骼者後體則舉其

下前體則舉其上亦宜爾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

正義鄭氏康成曰釋猶遺也个猶枚也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賈疏下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過於牲體故云如其牲特牲十一體腊如牲骨亦十一體與此不同吉禮異故也

賈氏公彥曰俎釋三个不言牲體者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此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骼終舉肩總舉四體惟有臂肫臑三者佐食於豕俎即當釋此三个故直舉魚腊而

已又特牲釋三个注云謂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此亦為改饌也　敖氏繼公曰佐食於魚亦舉其五腊又舉其三每俎各釋三个腊體之在俎者亦臂臑肫也必釋之者俎未即徹則不宜空之此腊亦體五骨二如其牲

案此舉者舉而實之于篚也吉祭實于所俎以歸尸此亦當以歸尸也腊如其牲則所舉亦脊胳肩與初舉之幹為四明矣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飯而已士禮也賈疏少牢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故九飯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賈疏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加于肵俎此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實于篚故云篚猶吉祭之有肵俎也賈氏公彥曰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又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　敖氏繼公曰尸九飯乃卒食雖與吉祭之數同然其閒無告飽拜侑之事亦喪質威儀少也云受肺脊則尸舉者未

嘗奠於豆明矣是亦變於其吉祭者也

案尸不告飽喪食不飽也主人與祝不侑喪祭不敢以飽為勸也尸九飯案節飯之備數而已故每食播餘亦見其下咽者少也

右尸食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　注古文酳作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無足曰廢爵　賈疏下文主婦洗足爵注云爵有足

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賈疏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此北面異故云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賈疏特牲主人拜送此云主人答拜特牲尸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此不云送爵特牲嚌肝訖加于菹豆此嚌肝訖加于俎皆是異於吉時故云凡異者皆變吉

敖氏繼公曰北面蓋於户西北面答拜

案云酌酒者以初酌而奠者醴故此須言酒以别之也廢爵足爵繶爵三獻之差也三者皆異於吉祭而無飾與稍有飾則有閒矣云答拜者明尸先拜也酳

亦有繼續之義謂先進食而繼飲之以酒也士昏禮

詳之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縮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

柢賈疏柢本也謂肝之本頭進之鄉尸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賈疏

據執俎之人西面鄉尸南為左畔北為右畔有肝有鹽尸東面以右手取肝於俎之右畔而擩鹽於其左

畔故云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賈疏俎既縮執則狹肝鹽

不容相遠右鹽左肝故云併也

敖氏繼公曰實於俎縮右鹽言肝

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鹽與俎於執者
皆為右
案此即羞俎在內西塾上者也從者從於獻也有正
俎矣又有從俎者見其殷勤無已之意亦祭禮如此
也賓長即三獻之賓也初獻而賓長助執事者主人
尊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
西塾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肝右手也加於俎從其牲體也

賈氏公彦曰復位者賓長也謂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

敖氏繼公曰謂特俎也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悉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

敖氏繼公曰不相爵變於吉祝相爵者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猶先拜蓋其節宜然也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醋才各反本亦作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醋報　敖氏繼公曰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爲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是時飲而卒爵爲尊者之賜也

案居喪不飲酒祭而酢則神賜不可不飲故卒爵且不卒爵則無虛爵以獻祝也獻祝及佐食皆承尸之

廢爵用之亞獻足爵三獻繶爵並同

右尸酢主人

筵祝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接神尊也賈疏祝得先獻尊也筵用萑席賈疏上文尸用葦席以尸在喪故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知用萑　李氏如圭曰萑似葦而細敖氏繼公曰筵祝蓋贊者也筵於北墉下尊之西也室中之席南面以西方為上既筵則祝升席與

案注云尊者謂尊於佐食也南面祝之正位於主與

者為配位也贊者屆時升堂取席於房中入室設之

已乃降復位其設薦也亦然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祝因反西面位　敖氏繼公曰

祝與佐食皆事尸者也故於酳尸獻尸之後因而獻

焉承已飲之後乃不洗而獻祝者下尸也坐受爵者

因尸禮也以明其由尸而得獻祝既受爵主人乃反

西面位荅拜

薦葅醢設俎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賛薦而佐食設俎

案此葅醢所謂從獻豆兩者也俎在階閒佐食降取升入設之

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注今文無擩鹽

正義敖氏繼公曰祭薦亦右手以葅擩醢祭于豆閒

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絶文省以肝從亦賔長也祝亦左執爵乃取肝不言之者同於尸可知也授主人下宜脱一爵字

案興取肺者變於尸尸則佐食絶而授之祝則自取而絶之也興加于俎者既興取之則不宜坐加之故興也祭酒之上似脱一坐字祭無不坐特牲坐祭酒啐酒是也祝取肝不興皆因於尸也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

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賈疏主人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畢因得取杖乃東面位也

案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閒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卑也吉祭亦然上經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篚以實爵故鄭云篚在庭也疏乃曰無文蓋失撿耳

右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有足輕者飾也賈疏主婦主人之婦為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昏禮曰内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賈疏引此證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也賈氏公彥曰如主人儀如上文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等儀也

案疏以主婦為主人之婦蓋謂舅沒姑老則死者之妻不與祭事也然此為吉祭言之則可耳若喪事則妻為夫斬衰稽顙未有舍斬衰稽顙之妻而以齊衰

不杖之婦為主婦之理既葬而虞何遽易之且卒哭練祥變除之節斬衰者為多齊衰則既練而除矣是卒哭練祥之祭必死者之妻為主婦可知也惟其妻不在者乃以主人之婦為之耳然則足爵雖云輕者飾謂亞獻次於初獻為稍輕非必以服之輕重也曰以母而助子祭可乎曰子初獻母亞獻禮以男子為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也若執事則吉祭陳饋時薦豆薦敦薦鉶者皆主婦也虞則一以

賛者為之惟於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母
助子祭之嫌與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不謂之酳而云獻者食尸之禮
非關於主婦故此禮與彼不相蒙而惟以進酒者為
稱也
案酳尸即初獻以其繼卒食而言故曰酳亞獻則上
承初獻自不當言酳矣食尸雖主人主之而謂無關
於主婦豈主人主婦判然不相屬乎敖説支矣

自反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尚棗棗美　賈氏公彥曰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于敦南此主婦自反不使宗婦者以喪尚縱縱反吉故也上文主人獻使贊薦葅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彼為主人獻故不使主婦薦此已自獻故自薦也　李氏如圭曰自反者自往取之而反也此兩籩及下獻祝籩即上餕時亞於從獻豆之四籩也　敖氏繼公曰自者明其不用贊也吉

祭則宗婦贊之

宗主婦出堂東面取籩左手執棗右手執栗以入設

下獻祝同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謂主人儀賈疏尸祭籩以下至獻祝獻佐食並如主人儀故皆云如初也　敖氏繼公曰祭棗栗于豆閒也亦祝取而授之特牲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燔從之賓謂次賓也燔豢如初者如肝從之儀也

案敖氏知燔從為次賔者以賔長三獻亦燔從明非賔長則當次於賔長者一人羞之也主人獻而賔長羞主婦獻而次賔羞亦差次宜然也尸不酢主婦喪祭禮殺也

右主婦亞獻

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皆皆獻祝以下四事也籩位則在豆俎西

案敖氏云四事謂祭籩祭酒祭皤卒爵也云皆此四事者明佐食不皆也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於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繶爵口足之閒有篆文彌飾賈疏繶是屨牙底之閒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繶亦是口足之閒有飾可知主婦爵有足已是有飾今口足之閒又加飾也

案賓長亦獻祝獻佐食次賓燔從尸祝亦備焉佐食

其祭酒而不卒爵乎以三獻畢尸將起故也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堂上西面位賈疏上云婦人及內兄弟即位于堂明復位者還復此位也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案尸將出而哭踊其節與尸入同也故復堂上位以竢焉吉祭無堂上位喪祭有之為哭踊也主人不由阼不位于東序亦以辟婦人也

祝出户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面告告主人也賈疏主人東面故祝西面對而告之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也賈疏若言養禮畢於尸中閒即嫌諷去之也或本閒作閑音以養禮事畢而尸空閑嫌諷去之

通論敖氏繼公曰上云主人升堂復位而此云祝出户西面告利成則主人虞祭與反哭之位皆入堂深矣　李氏如圭曰告利成致尸意於主人也

祭告利成則尸將出矣人子之心見尸如見親事亡如存也故事巳而哀不已所謂自致者也

皆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賈疏上言主人哭則主人之外緦麻以上凡在位者皆哭矣故注總言丈夫婦人

案皆哭則無服者亦哭可知不哭者惟尸與祝耳尸不自哭祝則接神也疏言緦麻以上拘巳

右祝告利成

祝入尸謖 謖疏屋反古文謖或為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　敖氏繼公曰祭既畢矣尸必俟祝入乃起者禮之節當然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哭從尸

案從者即前衰經從尸之一人

祝前尸出户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賈疏上文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是以三者皆如之　敖氏繼公曰祝前者道尸也踊如初者丈夫先婦人後也云降堂者明其方降於階上而即踊也

右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厞附胃反劉音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也賈疏上文饗神時設几席于室中東面右几今云几在南明其同皆東面也厞隱也於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賈疏謂以席為障使之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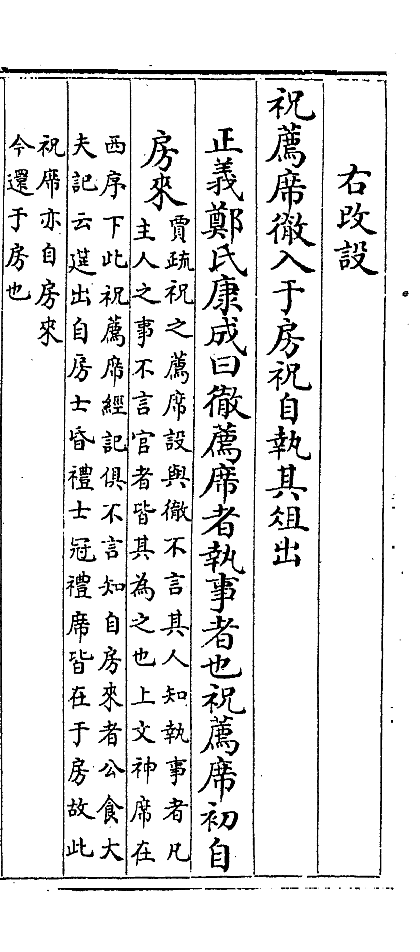
賈氏公彥曰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也徹者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也如其設謂設于西北隅次第一如奧中東面設也

敖氏繼公曰設于西北隅者亦以尊者之盛饌未可遽徹去之故改設于此也蓋徹與徹喪奠而改設于

序西南之類者同意祝改設之亦變於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南面漸也賈疏特牲吉禮東面右几今虞為喪祭設几與吉祭同示鄉吉有漸也　敖氏繼公曰几在南在饌之南也扉用席者以席之一端倚於几一端倚於俎則足以障蔽其饌矣如是者明其非為求神

案鄭氏陰厭陽厭之說陸佃陳祥道俱不然之敖繼公亦為別解詳見特牲虞祭所舉牲體尸嚌而不食則無與於厭飫之義明矣



右改設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薦席者執事者也祝薦席初自房來賈疏祝之薦席設與徹不言其人知執事者凡主人之事不言官者皆其為之也上文神席在西序下此祝薦席經記俱不言知自房來者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房士昏禮士冠禮席皆在于房故此祝席亦自房來今還于房也

贊闔牖户

正義鄭氏康成曰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賈疏或者

遠人乎禮記郊特牲文

贊佐食者賈疏室中行事惟有祝與佐食上云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戶者是佐食也

主人降賓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未入位敖氏繼公曰謂殯宮門外未入時之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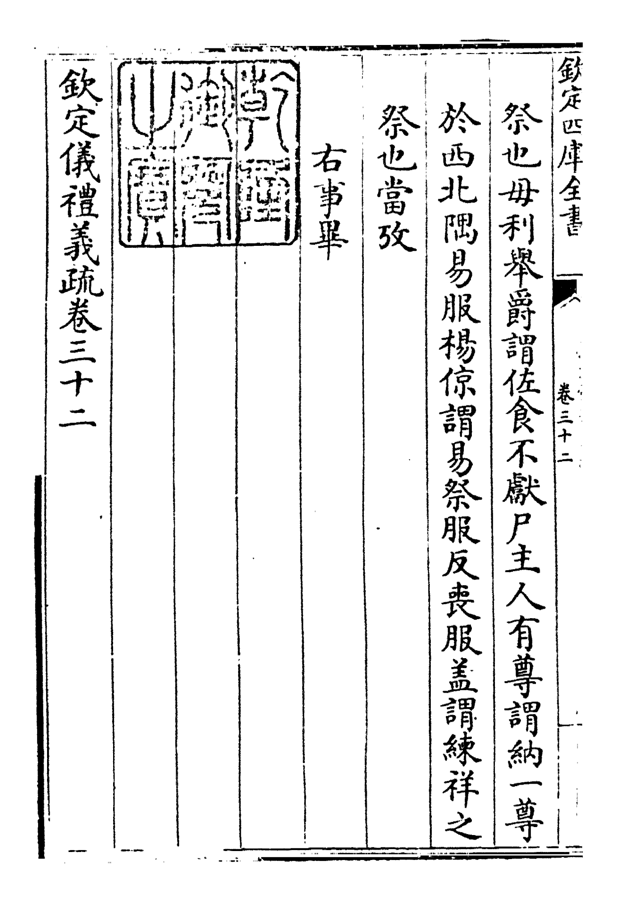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賈疏上云復位是殯

門外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出大門可知賓執事者皆去則徹室中之餕者兄弟也賈疏賓即執事出則室中無執事之人惟有兄弟故知徹室中之餕者兄弟也

敖氏繼公曰送此賓亦稽顙者為徒勞之故重拜其辱也吉祭之賓有俎主人則但拜送之而已蓋儀物相為隆殺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



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於西北隅易服楊㡛謂易祭服反喪服盖謂練祥之祭也當攷

右事畢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龐兆懋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三

士虞禮第十四之二

記虞沐浴不櫛注今文曰沐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沐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惟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敖氏繼公曰鄭從古文原無沐字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於吉賈疏士虞惟一豕而云西上知兼腊也少牢二牲東上今西上是變吉也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賈疏特牲牲在西尚右今寢右為升左胖也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敖氏繼公曰陳之亦在西方而當陳鼎之南略如特牲禮也西上腊在東也腊與豕序則不在杅矣北首寢右謂牲也吉時腊東首則此時西首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腊用杅賈疏特牲杅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

案記不言祔鄭氏據特牲例之未必然也不用祔亦別於吉也

日中而行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葬日中而虞賈疏以朝有葬事故用日中而行虞事

再虞三虞皆質明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賈疏辰正謂朝夕日中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虞皆

然至祔乃質明行事以其始用吉祭也

案凡祭皆用質明始虞用日中有為為之耳且或葬事稍遲不及日中即日昃猶可期於亟安其神而已揆之夕奠逮日或然也注謂必用辰正恐未然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今文無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賈疏特牲主人視側殺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賈疏體解如下文七體是也

敖氏繼公曰廟門亦廟門

外也主人不視亦變於吉

存異敖氏繼公曰主人不視殺則陳牲之時可知

案敖意謂陳牲主人亦不視也旣反哭主人與有司

視虞牲記有明文明接時而為之也敖不信檀弓耳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

肺祭一實于上鼎飪而甚反臑乃報反肫音純骼音格膉音益

正義鄭氏康成曰肉謂之羹賈疏爾雅釋器文飪熟也賈疏釋言

文脊脅正脊正脅也賈疏特牲注云不貶正脊不奪

正也此喪祭體數雖略亦不奪

正故知正脊正脅也喪祭略七體耳賈疏特牲尸俎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云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升惟七體故云略離肺舉肺也賈疏特牲注云離猶掔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賈疏引此證離肺舉肺不異膉脰肉也賈疏少牢饔人倫膚九實於一鼎注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今用脰肉貶於吉也敖氏繼公曰惟云脊脅則是各一骨耳脊脅各一而又但用一骨遠别於吉祭也離肺乃與脊同舉者也肺言離見其制與絕祭者同膚祭三以為

神祭肺祭一以為尸祭

通論李氏如圭曰肩臂臑肫骼脊脅為七體特牲則增橫脊短脅而為九少牢又增脡脊代脅而為十一

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鱄市專反鮒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差減之也賈疏特牲魚十有五今用九故云差減

通論敖氏繼公曰凡士之喪奠用魚則九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髀步禮反又必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腊亦七體牲之類賈疏左肩臂臑肫骼脊脅牲之

七體今升腊左胖亦然特牲記云腊如牲骨 敖氏繼公曰腊亦體五骨二所謂腊如牲骨也

皆設扃鼏陳之 注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既陳乃設扃鼏也 賈疏經云陳三鼎後言設扃鼏有嫌故記人辨之

載猶進柢魚進鬐 鬐渠之反注今文柢為胝古文鬐為耆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 賈疏士喪禮小斂進柢大斂魚進鬐腊進柢又奠奠云如初皆未異於生也 柢本也鬐脊也

敖氏繼公曰喪奠於牲則進柢魚則進鬐始者但以不忍異於生之故而為之其後遂因之以别於吉祭故三虞之時雖祭而不奠猶未變於初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鬐柢二者皆變於吉是以少牢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腊一純而俎亦進下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皆與此反也鄉飲酒鄉射記則皆云右體進腠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東脰音豆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升於鼎賤也賈疏對上尸俎羹飪升於鼎為貴者

也祭以離肺下尸賈疏以尸祭用刌肺祝用離肺故云下尸也敖氏繼

公曰髀亦左髀也脊脅其亦脡脅代脅與離肺嚌肺

也祝祭以離肺者是禮主於飲故不因尸之食禮也

此俎實自鑊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者不敢與神

俎同也尸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變

於吉也階間執事之俎所陳之常處也特牲饋食禮

曰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則於階間而陳是

俎吉凶同也階閒先有黍稷敦故記又明著其所焉

云敦東者言其相直也

案離肺舉肺嚌肺一物而三名者與脊同舉則曰舉

肺祭而嚌之則曰嚌肺若祭肺則祭之而不嚌也食

禮用祭肺士昏及公食以及凡祭祀之有黍稷者是

也飲禮用離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是也敦東言其

節耳注謂明神惠則特牲敦在西堂而執事之俎在

階閒何以云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統於敦明神惠也賈疏上文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是神之黍稷今陳祝饌於神饌之東統於神物明惠由神也

右記牲鼎俎實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淳章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也執巾者不授巾卑也　賈氏公彦曰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云執授等之面位故記人明之　敖氏繼公曰

淳尸盥執匜者也此執盥器者之面位亦皆變於吉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户外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詔主人室事賈疏經惟言宗人告有司具及詔主人踊皆堂下之事今主人入室則當詔室中之事故升堂也

佐食無事則出户負依南面依於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中尊不空立户牖之閒謂之依賈疏爾雅文謂户西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依如負斧依之依亦謂如扆風然者也然則自天子至於士其户牖之閒

皆設依惟天子則飾以斧形耳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是時立於此特牲記曰佐食當事則户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禮三獻而止佐食無中庭之位故但以事之有無為言雖當事猶云無也

右記執事者面位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荁音丸注古文苦為枯今文或作芐）

正義鄭氏康成曰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賈疏內則堇荁枌榆同為滑物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賈疏秋與夏同有生葵春初未生者約與冬同是以經直云冬明舉夏以兼秋舉冬以兼春也　敖氏繼公曰若苦若薇亦各隨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有栖所以祭而嘗之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公食記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若一牲容兼用其二

豆實葵菹菹以西嬴醢籩棗烝栗擇嬴力禾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經惟言菹醢此則見其所用之物也言以西則指其饌時惟言棗烝栗擇則是籩豆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葦席素几主人酳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楬籩有縢也賈疏大斂楬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栗不擇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

案棗烝栗擇稍變於奠耳非必盡易之也敖說為長

右記鉶豆籩

尸入祝從尸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者嫌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戶亦從尸可知

案尸入祝從是於奉簞一人之後從之也及階祝延尸特牲少牢注皆云從後詔侑曰延足以證之矣經

惟言一人衰經奉篚從尸而未言祝之先後故記明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賈疏陰厭之初主人先祝入户至此迎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賈疏尸神象故云接神詔侑即上祝命佐食邇敦祝酌授尸及祝出告利成祝入尸謖等是也

案注疏專指入室不如敖説之該先饗神而後迎尸

祝皆有事焉且吉祭之所同也注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皆非經意

尸坐不說屨說他活反注今文說為稅

正義鄭氏康成曰侍神不敢燕惰也賈疏鄉飲酒燕禮之等凡坐降說屨乃升坐今不說屨為侍神不敢燕惰

敖氏繼公曰尸久坐於室中嫌或說屨也禮有敬事則不說屨而坐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尸謖祝前鄉尸鄉許亮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

敖氏繼公曰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前行者所以道之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賈疏案經出戶降階及門皆指地而言時主人在西階上乃不言及階而云過主人欲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故沒去階名而云過主人也

敖氏繼公

曰鄉尸還謂先鄉尸而即還也主人位在堂深祝出戶而西行當階而南行乃過主人也過主人則近階矣故不必見及階之節也此降階者謂祝也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賈疏自階至門道遠其閒無還鄉尸之節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賈疏逡巡謙讓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賈疏儀禮所云前尸之禮此為具悉敖氏繼公曰此

降階者謂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及門如出户謂出門又鄉尸也

案尸入而祝從其後尸出而祝道其前禮尚相變也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正義賈氏公彦曰祝既送尸出反入門復北面位宗人乃詔主人降以其無事故也

右記祝相尸之節

尸服卒者之上服

正義賈氏公彦曰經直見主人服不見尸服故記人明之　敖氏繼公曰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玄裳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賈疏特牲正祭主婦宵衣則女尸亦宵衣可知

案士喪禮陳襲衣三稱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褖衣即玄端也其序爵弁服為上褖衣為下此明言卒

者之上服則是爵弁服確矣若注所引玄端屬祭者之服非卒者之上服也至士妻之尸服經未明載意者其褖衣與注云宵衣亦恐未然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姓謂婦也賈疏據與婦人為尸者不使同姓女為尸也賤者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為之據夫家言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為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

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

庶孫妻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妾是賤之極者若然

庶孫妻亦容爲之而鄭云必使適者據經不使賤有

適孫妻先用適而言

案無適孫妻當使庶孫妻不使妾小記言妾祔於妾

祖姑可見惟妾母之喪乃以妾爲尸耳其取孫倫之

婦無若輕服者爲之與

通論賈氏公彦曰喪祭自虞卒哭以後禫以前皆男女別尸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少牢吉禮以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案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抑亦既有男尸不便更立女尸也虞卒哭祔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為女尸故須立女尸也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必有先後賈氏謂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者非

右記尸服及為尸者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賈疏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則大夫士祭先取孫無孫取殤亦同姓之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是也賈疏曾子問祭成喪者必有尸則殤死無尸可知故云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賈疏雖無尸主人亦如葬所服即位於西序及升降與有尸相似敖氏繼公曰禮謂主人哭出復位以前之儀及改設饌與賓出以後之事薦饌神席前俎豆之類是也如初謂與

有尸者同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下祝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異者之節賈疏謂記無尸者異於有尸　敖氏繼公曰雖無尸此儀則同也主人於每節亦皆再拜稽首記將見主人哭出之節故先言此

不綏祭無泰羹湇胾從獻注綏當為墮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四事皆為尸有尸者迎尸入祝命佐食綏祭有泰羹湇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

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初獻賔長以肝從主婦亞獻賔長以燔從賔長三獻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也

鄭氏康成曰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賈疏凡祭禮以獻為終舉終以見始亦得為義今不但言獻記其始終具言四事者欲明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故具言之也

敖氏繼公曰綏祭謂佐食授祭也無尸則固無所授矣嫌其當象有尸者之禮故言不以明之無下三事意亦類此從獻謂遵及肝燔俎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綏祭當作挼祭綏即挼字之訛

主人哭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祝祝卒賈疏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即哭出復戶外東面位也

案主人哭則婦人亦出于房堂上堂下皆哭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西北面位也賈疏據上文尸出祝反入門左復北面之位也

男女拾踊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拾更也三更踊賈疏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為拾也　敖氏繼公曰是時婦人亦在堂也

如食閒

正義鄭氏康成曰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賈疏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　敖氏繼公曰闔牖戶如食閒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

案敖氏以此為陰厭明祭適殤者當同此也第不知

祭凡庶殤之陽厭又當如何耳注疏以祭之首尾為陰陽厭非也

祝升止哭聲三啟户注今文啟為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聲者噫歆也將啟户警覺神也

主人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之賈疏主人無事而入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

案無尸則不行三獻禮主婦與賓皆不入故於將徹時主人又入以致其敬若親送之者然亦倚杖乃入

祝從啟牖鄉如初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内也賈疏上文闔牖戶闔時牖先言此云主人入祝從乃言啟牖是戶先開乃啟牖故知扇在内也如初者主人入

祝從在左

辨正敖氏繼公曰鄉猶面也謂祝在主人之左皆西

鄉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牖一名也賈疏詩云塞向墐戶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一名也

案北出之牖曰鄉非正室所有其側室別室或有之豳詩民居田舍隨其所宜若正室行禮之處牖必在南無鄉名疏引詩注意謂南牖亦可名鄉不謂並有北牖後人沿此或以室中亦有北牖則滋謬矣

主人哭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堂上位也賈疏復堂上東面位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復門西北面位賈疏上經祝入門左北面此復

北面位可知 佐食復西方位賈疏上經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佐食亦賓也故此復西方位可知

辨正敖氏繼公曰卒徹者言其節也此徹亦改設于西北隅不言之者已蒙如初之文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户褻也賈疏上經有尸者陰陽兩厭無尸者陰厭時闔牖户之事今無尸若更設饌於西北隅復闔牖户為褻瀆故不為也

宗人詔降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

右記無尸

始虞用柔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

案始虞用柔以葬日用柔因之也春秋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杜注三月而葬速此其剛日或有為而為之其餘無用剛日者則古人之葬日用柔

可見矣既葬輟朝夕之奠人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故曰中而虞其或道遠則先儒所謂當於所館行之理或然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矣

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不寧悲思不安　敖氏繼公曰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

人以下也夙興夜處不寧言其以神未祔廟之故曰夜為之悲思不安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云夙興夜處則始虞與葬不同日明矣

敢用絜牲剛鬛

正義鄭氏康成曰豕曰剛鬛賈疏下曲禮文

香合本又作薌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黍也賈疏曲禮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稷曰明粢大夫士

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盖記者誤爾

賈疏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特牲少牢黍稷俱言普淖此別號黍為香合下又號稷為普淖故知記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賈疏依設法先設葅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誤也

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誤

嘉薦普淖淖奴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嘉薦葅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賈疏普淖鄭以意解之

明齊漫酒齊才計反漫所求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明齊盖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涚齊貴新也盖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漫釀此酒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賈疏謂作兔腊解者應在上與牲為次何因退在下為稷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又見稷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

敖氏繼公曰祝祝之時奠用醴而

已不用酒也云溲酒似衍文

案鄭以明齊溲酒為一物有酒無醴敖以明齊為醴溲酒為酒酌奠用醴敖說為勝盖酒雖未獻而兩甒在室總為神陳之祝辭自可兼言亦不必衍也

哀薦祫事注今文曰合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賈疏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大廟故此亦以祫為合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期與先祖合為安也

適爾皇祖某甫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謂死者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　敖氏繼公曰云適爾皇祖某甫所以勸勉之尸柩已去則神宜在廟為神未欲遽離其室故三虞皆告之以此

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强之也　敖氏繼公曰以祔祭例之當云尚饗盖庶其饗此祭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賈疏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己日其祝辭異者一言耳賈疏謂一虞云祫再虞云虞三虞云成是也敖氏繼公曰舊說再虞後於始虞二日理或然也皆如初謂日與祝辭也曰哀薦虞事見其與上文異者惟虞祫二字耳

存疑敖氏繼公曰虞之言度也再告之則有使之度其去就之意故曰虞事焉虞祭之名蓋取諸此

案訓虞為使度其去就反似人子有遠遣其親之心非知鬼神情狀之語也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賈疏即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賈疏將祔於祖之故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賈疏已日再虞後改用剛日故次取庚日為三虞卒哭亦用剛日故庚日後隔辛日取壬日為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賈疏改虞為成是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賈疏引檀弓證卒哭辭稱成事之義但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禫後吉祭而言禫祭以前總為喪祭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鄭以前有人解三虞卒哭同為一事是以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　敖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別用剛

曰故云他也卒哭用剛日者以祔祭宜用柔日故耳亦如初謂祝辭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賈疏謂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三日殯日即葬于國北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賈疏彼注云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待三月而葬虞所以安神故疾虞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尋常葬後乃為卒哭祭也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祀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賈疏謂虞卒哭祔祥皆有名此則無名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

賈疏此他祭在卒哭前今退在下者以其非常祭故也

敖氏繼公曰三虞卒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他用剛日則三虞卒哭後於再虞三日矣三虞與祔日當相接經云明日以其班祔也三虞云成事者謂神靈適祖之意已定也此三祭之辭皆告之以適其皇祖乃異其某事之云者所以見義也初言祫者象啟尊者以其事也次言虞者象尊者聞言則度其可否也末言成者象其思慮已審將行之也凡此皆所以順孝子事死如事生

之心故其為辭先後有漸從容不迫若此

案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卒哭明三虞必相屬而卒哭則變除變除不可不届三月之期也然則三虞與卒哭各為一祭明矣三虞用剛日稍變也剛柔互用亦交神明之道也曰成事禮成於三也卒哭亦用剛日亦曰成事因於三虞也報葬者虞之後卒哭之前未必有祭鄭氏豈以設奠之曰淺情有所難已邪然設奠則疑於未葬增祭則嫌於多虞其力之能辦與否

姑勿計也鄭注他字之解似屬臆說三虞畢而未卒哭者其朝夕哭臨如未葬之朝夕哭而不奠既卒哭乃輟之與

右記祭日與祝辭

獻畢未徹乃餞（餞集彥反音賤 注古文餞為踐）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　賈氏公彥曰三虞不餞尸者以三虞與

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以明旦當入廟易處鄉尊所故特有餞送之禮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注古文甒為廡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南將有事於北也賈疏下文云尸出門右南面有玄酒即吉也賈疏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則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之則尋常祭祀之酒故云即吉此在西尚凶也賈疏尊在門西不在東是尚凶言水者喪質無冪不久陳　敖氏繼公曰是禮主於尸故

惟用酒耳用酒而有水尊尊者之禮也水尊在酒西西上也下文尸席設於尊之西北是尸席西於尊北也尸席西於尊北而尊西上則設尊之法愈可見矣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在門之左又少南

饌籩豆脯四脡脡徒頂反又他頂反注古文脡為挺

正義敖氏繼公曰饌籩豆主於飲也脯四脡猶變於吉也鄉飲酒禮薦脯五脡横祭於其上此亦有祭記但見其異者耳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音干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乾肉牲體之脯也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　敖氏繼公曰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横矣乾肉在俎而縮亦變於牲三者蓋饌於外西塾上之南籩豆在俎北也

尸出執几從席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賈疏初虞素几葦席在西序至再虞三虞卒哭皆如初不見更設几席之文知同初虞素以几席從者執事也几葦席也

尸出門右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設席也　敖氏繼公曰他時尸出則歸此乃南面立者或祝告之以將有事也與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右几明其象神　鄭氏康成曰將入臨之位

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出者重餞尸賈疏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是重餞尸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為婦人當位於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而婦人之位則當南上婦人出者宜

送神也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

送哭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主人拜送盖亦北面如室中之儀

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其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

於吉賈疏曲禮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注屈中曰朐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在南是凶禮屈者在右

案乾肉有朐則雖正切之而其長如脯矣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祭於籩豆之閒

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嚌授乾肉之祭也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　敖氏繼公曰乾肉之祭云嚌者

亦因事名之

祭酒卒爵奠于南方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爵而主人不拜且奠之而不酢皆略也南方薦右也後奠者又以次而南

案祭祀賓客無以虛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如之者亦及内兄弟之屬皆踊也

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長知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之也從從獻者也如燔之類踊如初亦丈夫先婦人後也取俎謂乾俎之實

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注古文謖作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賈疏約上文男

子在南婦人在北南為左北為右因從此位便也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猶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賈疏在廟以廟為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舉正祭況之敖氏繼公曰哭者皆從尸者主於餞尸則宜送之也亦男先女後不拜者凡主人於尸無拜送之禮惟大夫賓尸乃拜送之

案鄭謂男左女右敖謂男先女後未詳孰是姑並存之

尸出門哭者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餞于外大門猶廟門賈疏餞于寢門外以大門為限亦似事尸在廟門為限也

賓出主人送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賓拜于大門外　賈氏公彦曰上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之限故不出大門送之送賓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復位宗人告事畢賓乃出也

主婦亦拜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賓也賈疏上主人送男賓故不知此主婦拜女賓也

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内賈疏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故于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為況也

大夫説經帶于廟門外注今文説為稅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賈疏喪服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亦約此文而言也

夕日則服葛者為祔

期賈疏明日祔祭今日之夕為祔祭之期變麻服葛是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 敖氏繼公曰為祔期注亦以意言之耳

通論敖氏繼公曰餞尸事畢即説絰帶者葢其節當然也喪服之始絰帶先加故於將變之時亦先説之若受服及柱楣之類皆當為之於既徹之後此特見其始者耳

入徹主人不與注古文與為豫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

中　敖氏繼公曰丈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婦以

下皆得為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賈疏曾子問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故知入徹取大功小功緦麻等也

案此時賓已去矣故兄弟徹之饋重而徹輕則不必拘大功以下雖齊衰可也敖謂主婦亦以其齊衰耳

若死者之妻為主婦自應不與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正義敖氏繼公曰既徹乃說絰下大夫也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不說帶則不以葛易之閒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　鄭氏康成曰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賈疏男子既葬首絰要帶俱變婦人直變首絰不變帶故云少變也男子陽重首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要要是下體以重下體故帶不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賈疏小記云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斬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可知

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賈疏變是文不變是質不可以大功以下輕服之文變主婦重服之質　至祔葛帶以即位賈疏此解大功以下夕時未變麻服葛至祔日亦當葛帶即位也其夕時未變以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也　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賈疏引此以證齊衰婦人不葛帶之事

案檀弓婦人不葛帶凡婦人皆然非專指斬衰也鄭

謂大功以下婦人要帶亦變者恐是誤解閒傳輕者包重者特及麻葛重之文而然耳閒傳似專指男子若兼婦人言之則斬衰者亦易要絰以葛有所難通矣

右記卒哭祭後餞尸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拾其劫反注古文席為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賈疏雖無尸送神不異故云如初

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賈疏言亦者亦餞尸之時也

敖氏繼公曰此節在既陰厭主人復位之後拾踊者謂丈夫婦人及賓也然則於餞尸之時賓亦踊矣上記不見之者文略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

正義敖氏繼公曰其賓出以下之儀與有尸者同

右記無尸不餞之法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敖氏繼公曰云遂卒哭以其與葬事相屬也記者於既三虞乃更言此者明葬與卒哭之月數當視殯之日數也然則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三日其葬卒哭之月皆可得而定之矣

案下文將言祔故又本其初死而言殯葬卒哭之期限於是以卒哭為祔節也

將旦而祔則薦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薦在卒哭之夕也將以来日旦明祔神靈於廟故是時復薦於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祔期耳故其禮略曩者既餞尸而送神今復薦於寢以神不可測雖已送之焉知其不在寢也

案薦謂無尸也卒哭之祭在質明此在夕盖服葛之後為祔期將告賓故先告神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薦謂卒哭之祭　賈氏公彦曰記

人見卒哭之祭為祔而設故連文云將旦而祔則為此卒哭而祭也

卒辭曰哀子某来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注今文隮為齊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

鄭氏康成曰隮升也尚庶幾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卒辭卒哭之祝辭不稱饎明主為告祔也

案卒哭之祭與三虞同已見上文不應於餞尸之後又重出於此也卒哭有餞彼祝辭已稱之此無餞故不稱耳集說得之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孫祔于祖母　賈氏公彦曰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于祖母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正義敖氏繼公曰謂隮祔爾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也

云孫婦者對祖姑之稱

其他辭一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來日某隮祔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辭勸強尸之辭也賈疏特牲禮迎尸入室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鄭云勸強之也其辭引此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敖氏繼公曰案大戴禮云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豈據此而訓圭為潔與凡吉

祭饗尸曰孝子（賈疏此一辭三虞及卒哭勸尸辭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辭皆用此但吉祭改哀為孝耳）

敖氏繼公曰饗謂饗神也祝既釋告祔之辭主人及祝皆再拜主人出立于牖西祝立于戶東如食閒主人及祝又入祝乃釋此饗辭主人及祝又再拜主人出祝乃徹之也此雖主為告祔之饗言之然凡喪祭之饗辭亦皆然耳

明日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為辨辨姓氏或然今文為胖）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

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賈疏中猶間也一以上祖又祖孫祔祖為正若無祖則祔於高祖以祔必以昭穆孫與祖同昭穆故間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祔於祖姑無亦間一以上若妾亦祔於妾祖姑無則易牲而祔女君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賈疏案曾子問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於廟祔已復於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練而後遷廟賈疏案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也僖三十三年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注云特祀於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此不與鄭義同鄭意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

朱子曰吉凶之禮其變

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説杜氏用賈逵服虔之説則以三年為斷其閒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　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昭考詩謂武王為穆考左傳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

穆之位不以新主祔廟而變也但昭主祔廟則昭遞
遷穆主祔廟則穆遞遷爾
存疑陳氏祥道曰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
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
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
可反乎　呂氏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
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此之
謂祔　張子曰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

理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朱子曰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

案左傳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服虔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於廟焉此正論也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但觀於主於廟對舉並稱主之不在廟可知矣何休公羊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

兩階之間虞主所謂祔而作主者也埋於兩階閒此亦主不在廟之一證也據此則朱子依康成祔已而復於寢之說似乎得之盖祖廟不可以行喪祭且祖未遷則新主不可以遽入也或曰始虞時固欲其祫先祖矣喪事即遠既餞而復還何義乎曰祫而祔者欲新鬼之神靈依於故鬼之神靈相合而相附云爾卒哭則餞之又於其王考祔之以為如此則神靈固已往而依矣然神靈不妨兩在也雖已輟朝夕之奠

而主人猶居廬則必主在寢室然後哀心有所注但
朱子以為猶日上食不徹几筵則非國語所謂日祭
自指殯宮朝夕奠而言非謂虞祔之後也反哭之後
不奠經有明文奠主於尸柩葬訖以虞易奠必無更
復設奠之理几筵隨祭而設祭畢旋徹未有久留者
也鬼神尚清静主雖在室而殯宮之門不啟主人在
廬中朝夕哭焉直屆祭期則祭之而已張子以為三
年喪終乃祔經傳無此語殆誤以遷主入廟為祔焉

爾

餘論楊氏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仍祔於祖妣待他日父喪畢同遷　黄氏榦曰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案重至虞而埋矣神所馮依將在於主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恐既祔之後情日漸忘也故雖祔而主仍復於寢直至三年畢乃祫於廟

沐浴櫛搔翦注搔當音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鬋

正義鄭氏康成曰彌自飾也賈疏虞浴不櫛注云未在於飾今祔時櫛搔翦是彌自飾也

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注古文脰膉爲頭膉

正義鄭氏康成曰專猶厚也折俎以脰膉貶於純吉

敖氏繼公曰惟云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折俎謂尸祝之外凡執事者之俎也阼俎亦存焉有此俎則有致爵獻賓之禮矣曾子問曰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然則祔祭其無奠酬之事與以專膚為俎且取諸脰膉明不用體骨也所以然者祔未純吉猶以左胖為神俎其右胖之體骨不敢以為執事者之俎實蓋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賈疏特牲主婦俎轂折佐食俎轂折少牢主婦俎臑折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

案鄭所言者吉祭折俎之法也云主婦以下蓋謂阼

俎用正體也若然則主婦以下又何必專膚之折乎神用左胖虛右胖不用乃取脰膉敖氏得其閒矣由此推之則折俎亦惟主人主婦及賓長有之而衆賓兄弟未必備也以脰膉無多也脰膉頸也

其他如饋食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特牲饋食之事賈疏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夫婦無俎此有俎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

敖氏繼公曰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案祔未純吉則禮非全備如饋食應是如士虞饋食折俎以獻祝也或曰凡言如者如前文非如後文此語可參　又案以虞不致爵練祭不旅推之則祔當有致爵矣但祔祥之祭死者之妻具有變除無不與祭之理且或主人年少未娶而母尚存則子初獻而母亞獻自三虞而已然特牲之俎於致爵乃設之其祔也亦母子交致爵而設俎乎且亦母先致子而後子致母乎曰是難推也母為亞獻恐致爵之禮難行

其酢俎主婦俎或於尸酢時設之與抑致爵者吉祭歡欣和樂之情祔雖吉尚未屆此則夫婦共祭或亦不致爵而但設俎以異於虞之喪祭與

用嗣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祔尚質未暇筮尸賈疏從虞至祔惟用一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小記云練筮日筮尸

存異敖氏繼公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為虞尸者也虞祔異尸者若曰吉凶不可以相因然

案自虞至祔惟用一尸不易尸者固以喪中不暇筮尸亦以數日之閒欲令神之馮依有定不可倏彼而倏此也敖說非也或曰孫於祖為嗣用嗣尸者即以虞尸為皇祖之尸而新祔之孫不另設尸也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稱孝者吉祭賈疏對虞時稱哀案檀弓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祔在卒哭後故曰吉祭也　敖氏繼公曰此祭兩告之而辭

乃惟以孝子為稱者盖主於祔者也自此以下亦皆

祝祝之辭

用尹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賈疏曲禮脯曰尹祭是天子諸侯禮用脯號特牲少牢無云用脯者惟上餞尸有脯此非餞尸不言牲號而云尹祭知記者誤也

案用上亦當有敢字文略耳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溲師優反注今文溲為醙

正義鄭氏康成曰普薦鉶羮賈疏虞及特牲皆云祝酌奠于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普薦亦在酒上故知也但虞禮一鉶此如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不稱牲記其異者賈疏初虞等稱牲此但記其異者故不言牲也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欲其祔合兩告之賈疏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告祖曰隮祔爾孫某甫是其兩告也敖氏繼公曰此兩告之是兩祭之也兩祭之而用一尸且不別設几席薦饌蓋祭禮或當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案士一廟本無祖廟羣廟之别其二廟者朝祖時先禰而後祖則主各在其廟可見矣此與天子諸侯之禮不同康成以為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士無太祖豈二廟者祖主反藏於禰廟邪似不可通

右記祔

朞而小祥注古文朞皆作基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

敖氏繼公曰三年之喪至朞而凶服或有所除故

謂之祥再朞而祭祝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

祥也故以小言之

存疑敖氏繼公曰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

死者不復及其皇祖與祔異

案此即練祭也以一朞而言則曰小祥以三年服者變除之節而言則曰練其實一也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國君禮也祥禫皆特祭不於廟則於寢行之可知敖謂特祭於祖廟不可從

曰薦此常事 注古文常為祥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辭之異者 賈疏謂與虞祔之辭異者 言常者朞而祭禮也 賈疏喪服小記文 賈氏公彥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

宗常平常也此云常事明前此者之非常也曾子問

練祭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復也賈疏二十五月故云復朞 敖氏繼公

曰凶事至是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辭曰祥事言大者

對小之稱

中月而禫禫大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

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王氏肅曰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
樂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禮中月而
禫中月月中也是祥月之中也檀弓祥而縞是月禫
徙月樂若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小
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
即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今如鄭
氏雖禮宜從厚然未為當喪禮當從儀禮為正

案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漢以前無有以禫為二十七月者言之自戴氏德始而康成主之王肅駁論朱子亦以為然累朝隨諸儒之議論為廢置魏晉以後用王肅之說至宋依王淮之奏改用鄭義至今因之此兩家者持論紛紛要之皆古人所有也古者祥禫之日不以忌辰而以卜筮凶事先遠日則必於後月先卜之可知也如祥禫俱於近日得吉則二十五月矣若

祥禫俱於遠日得吉則遂至二十七月矣而制服之初意則以二十五月為斷盖再期而又有奇則以是為三年耳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歳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敖氏繼公曰至是方

云吉祭則於祔云如饋食者亦大約言之耳猶未配

謂孝子之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

也蓋此祭主於安其父之神靈故不及其母與所謂

薦其歲事者不同也禫之月即安吉祭所以安神大

戴記言諸侯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正此意也

賈氏公彦曰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則於廟

案雜記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

配注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據此則

此未配云者專指新入廟之父而言不謂自祖以上也若祖以上則祔已配矣何吉祭而不配乎當四時之祭月則禫月是也遷其祖而以新死者入祖廟既入祖廟乃以吉祭祭之而不及其他敖氏所云是也若禰及祭四代若大祖者則别筮日祭之與或後一時乃祭之與曰一月而三祭得無數乎曰大祥為變除也禫為反吉也吉祭為新遷也各有取焉不可以常時拘也

右記祥禫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三